

我的話

下

林語堂著

論語叢書

我的話
披荆集

時代圖書公司印行

我的話下冊

民國廿五年九月出版

實價五角

休語堂著

版權所有

上海霞飛路
上海時代圖書公司發行

二百四十號

我的話（下冊）

目次

論文（上篇）	一
論文（下篇）	十一
會心的微笑	二〇
答李青崖論幽默譯名	二二
笨拙記者受封	二五
答平凡書	二七
論笑之可惡	二九
方巾氣研究	三四
二十二年之幽默	四二

周作人詩讀法	四七
新舊文學	四九
得體文章	五二
文章無法	五五
說文德	五八
論語錄體之用	六〇
可憎的白話四六	六八
跋『文言文之好處』	七一
答周劭論語錄體寫法	七三
語錄體舉例	七五
國文講話	八四
倫敦的乞丐	八八
秋天的况味	九二

爲蚊報辯·····	九五
說通感·····	九八
冬至之晨殺人記·····	一〇二
辭通序·····	一〇八
從梁任公的腰說起·····	一一三
增訂伊索寓言·····	一一七
臉與法治·····	一二四
中國何以沒有民治·····	一二七
又來憲法·····	一二九
說難行易·····	一三一
如何救國示威·····	一三二
涵養·····	一三四
半部韓非治天下·····	一三六

擬某名流爲李頓報告書發表談話意見	一三八
你不好打倒你之下文	一四〇
文章五味	一四二
哀梁作友	一四四
孔子亦論語中人	一四六
新年恭喜	一四八
誦經却倭寇	一五〇
個人的夢	一五二
吃糍粑有感	一五四
糍粑與糖元寶	一五七
劉鐵雲之諷刺	一六〇
吸烟與教育	一六五
紙烟攷	一六八

等因抵抗歌·····	一七〇
中國究有臭蟲否·····	一七二
蚤虱辯·····	一七八
編輯滋味·····	一八〇
梳，篦，剃，剃，及其他·····	一八二
金聖嘆之生理學·····	一八五
民衆教育·····	一八八
哈佛味·····	一八九
鄭板橋共產黨·····	一九一
黏指民族·····	一九四
編輯罪言·····	一九六
答靈犀君論語讀法·····	一九八
附答廣德書·····	二〇二

論文

(上篇)

近日買到沈啓无編近代散文鈔下卷，(北平人文書店出版，)連同數月前購得的上卷，一氣讀完，對於公安竟陵派的文。稍微知其涯略了。此派文人的作品，雖然幾乎篇篇讀得，甚近西文之 familiar essay (小品文)，但是總括起來，不能說有很偉大的成就，其長處是，篇篇有骨氣，有神彩，言之有物；其短處，是如放足婦人。集中最好莫如張岱之岱志海志，但是以此兩篇與用白話寫的老殘遊記的遊大明湖聽書及桃花山月下遇虎幾段相比，便覺得如放足與天足之別。真正豪放自然，天馬行空，如金聖嘆之水滸傳序，可謂絕無僅有。大概以古文做序、跋、遊記、題詞、素描，只能如此而已。『簡煉』是中文的特

色，也就是中國人的最大束縛。但是這派成就雖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脈，足以啓近代文的源流，而稱爲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書名爲近代散文鈔，確係高見。因爲我們在這集中，於清新可喜的遊記外，發現了最豐富、最精彩的文學理論、最能見到文學創作的中心問題。又證之以西方表現派文評，真如異曲同工，不覺驚喜。大凡此派主性靈，就是西方歌德以下近代文學普通立場，靈派性之排斥學古，正也如西方浪漫文學之反對新古典主義，性靈派以個人性靈爲立場，也如一切近代文學之個人主義。其中如三袁弟兄之排斥做古文辭，與胡適之文學革命所言，正如出一轍。這真不能不使我們佩服了。

一 性靈

西洋近代文學，派別雖多，然自浪漫主義推翻古典文學以來，文人創作立言，自有一共通之點與前期大不同者，就是文學趨近於抒情的、個人的：各抒己見，不復以古人爲繩墨典型。一念一見之微，都是表示個人衷曲，不復言廓大籠統的天經地義。而喜怒哀樂、怨憤悱惻，也無非個人一時之思感，因此其

文詞也比較真摯親切，而文體也隨之自由解放，曲盡纏綿，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了。近代文學作品所表的是自己的意，所說的是自己的話，不復爲聖人立言，不代天宣教了。所以近代文學之第一先聲，便是盧騷的懺悔錄，所言者是盧騷一己的事，所表的是盧騷一己的意，將床第之事、衷曲之私，盡情暴露於天下，使古典主義忸怩作態之社會，讀來如青天霹靂，而掀起浪漫文學之大潮流。Ludwig Lewisohn 在最近出版美國之表現 [(Expression in America) ,

這是一部最好的美國文學史]序言概論近代文學一段說：「Literature, in other word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lyrical and subjective in both origin and appeal,『換言之，文學之來源與威力，愈來愈是抒情的與主觀的』。就是說，近代文學由載道而轉入言志。袁中郎雪濤閣集序說：『古之爲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之事，而其爲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詩虛而文實。晉唐以後，爲詩者，有贈別，有敘事，爲文者，有辨說，有論敘，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也一半是

指散文轉入抒情的意思。所以說性靈派文學，是抓住近代文的命脈，而足以啓近代散文的源流。

性靈就是自我。代表此派議論最暢快的，見於袁宗道論文上下二篇。下篇開始說：則『麝香者，沉則沉烟，檀則檀氣，何也？其性異也。奏樂者，鐘不藉鼓響，鼓不假鐘音。何也？其器殊也。文章亦然。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漏，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論，抹去古語成句，幾不免於曳白矣！其可媿如此！』這段話，比陳獨秀的革命文學論更能

抓住文學的中心問題而做新文學的南針。

二排古。

文章者，個人之性靈之表現。性靈之爲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學之生命實寄托於此。故言性靈之文人必排古，因爲學古不但可不必，實亦不可能。言性靈之文人，亦必排斥格套，因已尋到文學之命脈，意之所之，自成佳境，決不會爲格套定律所拘束。所以文學解放論者，必與文章紀律論者衝突，中外皆然。後者在中文稱之爲筆法、句法、段法、在西洋稱爲文章紀律。這就是現代美國哈佛教授白璧德教授的『人文主義』與其反對者爭論之焦點。白璧德教授的遺毒，已由哈佛生徒而輸入中國。紀律主義，就是反對自我主義，兩者冰炭不相容。其實，一七九五年，英人楊氏 (Edward Young) 在 *Conjecture on Original Composition* 一篇奇文，早已認清文學的命脈係出於個人思感，而非所可勉強倣效他人 (It grows, it is not made. 參見下文文章孕育論)。楊氏說：『我們越不模擬古人，越與古人相似』 ("The less

we copy the ancients, the more we resemble them"). 所以不肯模擬古人，一則因爲無暇，二則，因爲古人爲文也是憑其性靈而已。袁宗道論文下說：『然其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於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免起鵝落，猶恐或逸，況有閒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論文上篇是專罵人學古的：『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名也。司馬遷之文，其佳處在敘事如畫，議論超越，而近說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雖子長復出，不能成史，則子長之佳處彼尙未夢見也。而况能肖子長乎？……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於衣袂之中，投毛血於穀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於達，而今人之文，專期於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雪濤閣集序也說：『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

三 金聖嘆代答白璧德

中國的白壁德信徒每襲白氏座中語，謂古文之所以足爲典型，蓋能攫住人類之通性，因攫住通性，故能萬古常新，浪漫文學以個人爲指歸，趨於巧，趨於偏，支流蔓衍，必至一發不可收拾。殊不知文無新舊之分，惟有真僞之別，凡出於個人之真知灼見，親感至誠，皆可傳不朽。因爲人類情感，有所同然，誠於己者，自能引動他人。金聖嘆尤能解釋此理，與西方歌德所言吻合。答沈匡來書說：『作詩須說其心之所誠然者，須說其心之所同然者。說心中之所誠然，故能應筆滴淚，說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讀我詩者應聲滴淚也……若唐律詩亦只作得中之四句，則何故今日讀之猶能應聲滴淚乎？』

凡人作文，只怕表情不誠，敍物不忠，能忠能誠，自可使千古讀者墮同情之淚。聖嘆言『忠』一字甚好。水滸傳序三說：『格物亦有法，汝應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爲門。何爲忠？天下因緣生法，故忠不必學而至於忠，天下自然無法不忠。吾既忠，眼亦忠，故吾之見忠。鐘忠，耳忠，故聞無不忠。吾既忠，則人亦忠。盜賊亦忠，犬鼠亦忠，盜賊犬鼠無不忠者，所謂恕也。』古人

爲文，百世以後讀之應聲滴淚，就是因爲耳忠眼忠而物亦忠，吾既忠，人亦忠。於己性靈耳目思感不忠的人，必不能使人亦忠。作者與讀者關係，說來無過如此。

四 金聖嘆之大過

聖嘆看來，似西歐文藝復興時期人物，對於人生萬物，每有拍案驚奇之贊嘆。觀其論詩，謂『詩如何可限字句？詩者人之心頭忽然之一聲耳，不問婦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與許青嶼書）真如已入室升堂，知道文章孕育所在了。所謂『吾書至此句，此句以前，已疾變滅，』亦甚佳妙。又觀其論唐詩句無雷同，實已窺到創造之心境。與許祈年書的全文甚好，抄錄於下：『弟口唐人七言近體，隨手間自鈔出，多至六百餘章，而其中間乃至並無一句相同。弟因坐而思之，手之所捻者筆，筆之所醺者墨，墨之所着於紙者、前之人與後之人，大都不出雲山花木沙草蟲魚近是也。舍是則更無所假託焉。而今我已一再取而讀之，是何前之人與後之人，雲山花木沙草蟲魚之猶是，而我讀之』

之人之心頭眼底，反更一一有其無方者乎？此豈非一字未構以前，胸中先有渾成的一片，此時無論雲山乃至蟲魚，凡所應用，彼皆早已盡在一片渾成之中乎？不然，而何同是一雲一山一蟲一魚，而入此者不可借彼，在彼者，更不得安此乎？』這簡直就是上引的 Edward Young 的文章孕育論，也就是 Croce 的藝術單純論 (the unity of a work of art)，因為他表章文人之文是出於文人個性自然之發展，非可做效他人，亦非他人所可做效，非能剝奪他人，亦非他人所能剝奪。

但是不知如何，聖嘆始終纏綿困倒於章法句法之中，與袁枚及公安諸子等所言文章無法大相刺謬。我於他處曾經指出聖嘆之病，現在又細釋其言，知道並不冤枉他。我也坐思其故，聖嘆實一極有理性之人，有科學頭腦，無科學題材，故在文學上運用其理智，發明章法句法及爲唐詩分解，這些嘗試，都含有 Hegel 窮探邏輯的意味。答韓貫華書中說：『弟比來……止是閒分唐人律詩前後二解，自言樂耳……弟因尋常見世間會說話人，先必有話頭，既必有話尾。